

說川情哀

# 夢人閨春

著夷定李



行印局書記華國海上

# 序一

夫劍底芙蓉豪傑起中宵之舞陌頭楊柳少婦動春日之愁閱戎馬兮倥偬陣開燕北怕啼鶯之嚦轉夢斷遼西慷慨請纓終軍則誓羈越虜淒涼織錦蘇蕙則書寄流沙蓋男兒志在矢弧雖馬革裹尸而亦快女子情耽琴瑟每鴛幃獨處而多傷也然使人唱凱歌刀環有日郎歸邊成石化無由則景鍾有勒勳之榮破鏡得重圓之慶諷仲宣從軍之作不嘅遐征覽惠連擣衣之吟奚憂空模顧何以良人判袂遵祖道以長辭烈士荷戈去沙場而不返天涯地角乍苦生離鵠寡鸞孤驟悲死別至有慘

如婉儂之於次强者乎。方次強之授徒村舍也。白屋安貧青氈耐冷蒙也。求我愧子弟之莘莘師豈好爲恒居處以鬱鬱婉儂則米鹽瑣理井臼躬操自嚴鴻案之莊不作牛衣之泣。及其投筆從戎也。則又勉抑已私克成夫志願膚功之迅奏允子職之代供菽水歡承君姑道孝釵環質盡巧婦難炊猶復泯一室之勃篠護雙雛於襁褓扶持白髮覩風燭以摧心惆悵銀河聽秋砧而忍涕含辛弗恤茹苦自甘德至懿也。心彌瘁已而乃厄丁顛沛變起倉皇旣風鶴之頻驚旋市虎之成讖萑苻遍野荆榛塞途流民之圖倏呈於故里棄養之痛遂迫於斯時蹇叔子尙

爾與師端友妻竟然遇盜天乎莫問女也何辜縱出險以蹈夷  
已罹殃而逢殆矧也酒澆黃土纔哭慈姑玉震藍田更殤幼子  
江流渺渺難招夫壻之魂巍績恢恢枉說將軍之樹城崩杞婦  
道路於焉興嗟淚染湘妃簾筭爲之改色斯誠極人倫之奇慘  
世宙之劇悲矣宜其愴念藁砧厭視塵墻素帷悽守獨託空堂  
丹旐翩來遽要同穴了殘生於尺帛賣遺恨於重泉嗚呼血濺  
平沙嘆英雄之已逝魂歸幽壤識熒熒之自貞讀古戰場文應  
令傷心一哭著新列女傳從知大節千秋

苕溪包醒獨撰于湘濱寓廬

春  
闌  
人  
夢  
序  
一



四

## 序二

楚山似黛千年幽怨之鄉湘水如羅萬古騷愁之地蒼梧雲冷哭杜宇于三更黃陵春寒啼鶴鵠于五夜竹上之淚痕難滅洲前之芍藥長生釀洞庭以爲醇酒不洗憂懷讀毗陵貽我新編重添恨緒則有劉家快婿高氏賢妻交玉樹于雙柯樂之鐘鼓挽鹿車以四腕宜其室家侍餧北堂菽水之歡不少弄兒南牖晨夕之慰良多方云人間艷福端在清門天上良姻無輸鳳侶矣而迺鼓鼙江上義師雀起于東南烽火天邊征戰雲愁于湘鄂匹夫有責男兒願爲國殤門祚無依女子起充家督自伯也

執殳而後夢破。鴛鴦更虞兮驚亂以還。形銷溝壑。奉姑抱子。流離宵征。茹苦含辛。黽勉夫意。亦思明鏡。刀鋸重圓。有日庶幾。蒼顏黃口。無恙還夫。良爲慰耳。豈不善哉。不期天心沉湎。鬼技揶揄。閨徂徂年。三阨逢陽。九崦嵫日薄。飛霜遽殺。萱華蘭桂。香消幻影。空留曇蒂。秋風江上。復傳大樹之飄。零夜雨窗前。遂致女桑之顚。賴飛龍藥店。絳河之別。豈經年孕蝶裙。灰黑塞之悲。原終古。思欲摩笄。以見志悵死者之未安。爰乃斷臂以求生。謀骨殖之有所露。筋台畔月冷。麻衣曹娥江。干浪飄髽髻。卒之九原無愧。三櫬同歸。窆葬之禮既終。烏鵲之詞肇起。爲杞梁而一慟。聞

者心摧效陶嬰之長謠生兮靡恃地上連枝之樹夫豈孤榮天  
邊比翼之禽寧能獨活燒來玳瑁之簪願從郎于泉下毀去鴛  
鴦之襦忍留妾在人間義盡情深邁青陵之芳操血書淚字鈔  
黃絹之新編值此世教之漓澆大得坤儀之闡範直爲形史豈  
徒稗官馨遺千秋風行萬里

湘西古遷陵陽南村譜

春  
闌  
人  
夢  
月  
二



# 題詞

胡儀鄭

貞柯在林衝寒益堅貞石在陸歷刦不遷貞柯雖頽郁條自樹  
貞石可碎高岸彌固懿歟烈婦義列晨霜闡以彤筦芳薰載揚  
夫子桓桓馳驅疆場慷慨赴義竟作國殤凶耗傳來傷哉良匹  
痛甚椎心悲風慘慄上有威姑畢命於室膝下有兒災生倉卒  
命宮磨蠍厄運可悲卷施拔心忍死一時窀穸旣謀此生曷爲  
從容引決地下相隨精禽銜冤人欽奇烈志激隱冥貞誠日月  
青飄回繞聞者敬生千載其懋萬祀猶熒

楊行已

三十六灣江水生。七十二峯夜月明。雲暗九嶷望不得。難將哀

怨訴湘君

清淚留斑滿竹枝。製來班管寫情痴。恆他幽怨悽如許。筆上啼痕尙舊時。

陳腐

恩仇牽扯死。生楚關客長征。竟未還。爲國忘家明大體。多情腸斷望夫山。

烽煙幾日慘飛奔。省識封侯夢有痕。破虜功勳難入手。田橫五

百盡含冤

英雄愛國半無名。國是無名血染成。冤死他人來入室。江聲嗚咽總難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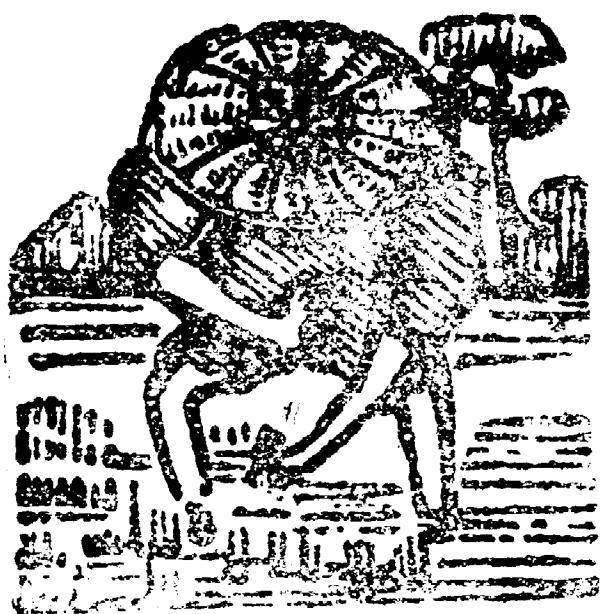
門楣節烈世堪風。男固人豪女亦雄。姽婳孟姜重解脫。淒淒碧草墓新叢。

戴簡翁

苦說相思坐碧紗。美人底事棄鉛華。何堪天上優曇鉢。墮作人間薄命花。當日雀屏看月滿。此時鸞鏡被塵遮。枕痕點點紅生玉。知是湘娥血淚瑕。

程習鵬

紙上虛傳冰雪姿，斑斑筆底淚花飛。  
淡粧不慣梳雲髻，古調終能托素絲。  
倚竹天寒寥翠袖，藏蘭秋老下羅帷。  
明珠十斛金成屋，誰肯相貽未嫁時。



## 鬢紅女史評語

吾國女子美德有四曰婉曰淑曰貞曰烈。革命以還。女界競言平權自由。諸說拾人皮毛棄我精華。一種囂張之氣令人望而却步。婉淑於何有貞烈更無論。

此四德者。婉淑處人倫之常。貞烈處家庭之變。處家庭之變者尤較處人倫之常爲難。處人倫之常者中人以上可爲賢婦。至處家庭之變則非有應變之智。非常之才不能全貞成烈。

本余此說可讀春閨人夢。春閨人夢非小說也。革命史也。烈女傳也。林婉儂爲人四德俱全。余尊之余敬之。可謂吾二萬萬女同胞做表率。待人接物忠恕和平。婉也事姑相夫鞠躬盡瘁。淑也顛沛頻遭能全其身貞也迨

夫三棺並歸殯禮既成然後從容就義又復大節凜然豈僅烈而已哉本書所謂情者非男女之情也情之範圍甚廣古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莫非多情人男女之情僅情之初步耳文信國謂天地有正氣是氣也亦情也卽婉儂之情也

小說之佳者有三種有以文勝有以意勝有文意兼勝文意兼勝自是上乘意勝者其事跡大半爲空中樓閣實事總不及造意之奇離變化也旣屬實事而又文意兼勝百不一覲春閨人夢所述的係實事貧賤夫妻淡泊自甘家庭幸福原非等閒乃忽爾撫髀興歡投筆從戎一變也土匪作亂倉猝徙家再變也山窮水盡忽逢故知三變也甫獲安身慈姑棄養四變也橫風不測陷入賊巢五變也民軍戡亂危而復安六變也而一字一

淚一句一血尤莫如飯牛亭之一夜亭外柿林真是救世天尊作者可謂  
想入非非矣那方離虎口復託匪人遂至被凌於輕薄兒受欺於糊塗老  
七變也離鳥不壽中道棄母八變也蹴破天涯征夫不返終乃得一殉國  
消息變益劇而漸逼婉儂入末路矣及至三世同殯之後魂斷雉經神歸  
天上婉儂死而書成統計全書僅數萬言耳曲曲折折變變化多至於  
斯意果不勝乎烏克臻此文果不勝乎斷不足以貫串此事實也

余向謂鴛湖潮係一絕好劇本不僅生旦丑俱備老少文武皆全足供廿  
餘人演試今讀春閨人夢作是想此等筆墨縱非名山事業流傳世上亦  
足以挽頽風也定夷謂余向者所評諸書頗有獨到之處今復囑爲評論  
遂贅數語於此

春  
闌  
人  
夢

評  
語



小說  
哀情  
**春閨人夢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從軍

閨憶

避亂

遇匪

出險

夜泣

投親

逼婚

依劉

春闌入夢  
目錄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喪子  
別玉  
義殉

二

哀情小說 春閨人夢

毗陵李定夷著

第一章 從軍

晨光熹微。宿鳥驚曉。四野薄霧。猶有餘氣。西空殘斗之輝。隱約呈現。天半東方白光。映射地上。甫能辨物。時則有一室。當景矗立。規模雖不宏大。而面綠負翠。饒有林泉風趣。室中三五几案。高卑不一。案首圖書狼籍。橫陳。禿筆數支。斷硯一方。噫此何地耶。不問而知爲村館也。

館在太和舖。舖隸湘之瀏陽。館師姓陳。字次強。富有文才。兼嫻韜略。惟生有傲骨。不善逢迎。故雖才懷隨和。而所如輒鬱鬱不得志。以家貧故。不得

已貧屋鄉間課蒙餬口。嘗語人曰。人惟氣節爲重。才與學皆其次也。氣節不存。脅肩詔笑。何施不爲。吾雖懸壺窮鄉。蒙村學究之名。而自樂其樂。不仰人鼻息。亦人生快事也。襁褓失恃。父去世亦已五年。繼母黃氏。年及半百。細君林氏。閨字婉儂。德容兼備。結褵甫四載。伉儷情深。琴瑟靜好。雛鳳人駿。已是四齡。林氏粗礪。自甘雖家無擔石之蓄。從無間言怨色。事姑又曲盡婦職。以故次強。雖家計艱難。而內助得人。尙不至牛衣之對泣也。

桃符家家陽和初動。梁間燕語報道新春。元旦後旬日。次強占弄瓦之喜。以新正所誕。命名元嬢。然生齒旣繁。家計益艱。幸林氏佐以女紅。差可支持。一夕蕭風瑟瑟。微雨濛濛。次強默坐窗下。與林氏對語。家愁國恨。全上心頭。不禁喟然曰。盛年易邁。老大孔傷。余碌碌一生。迄今猶無成就。卿其

曷以爲我解嘲。林氏笑慰之曰：君才十倍元亮，他年飛黃騰達，正未可量。一時運數之通塞，何斤斤爲次強。曰：自與卿結縭以來，唱隨之樂，自無待言。惟是家徒壁立，累卿食貧茹苦，余實自愧負此。七尺林氏笑曰：孟光事伯鸞，無荆布而自甘。余雖不敢比附古人，亦何至介介貧富之間？次強聆言，深欽林氏明曉大義，領首稱善。

雙丸如駛，容易秋風。課蒙生涯，朝朝無異。倏又由春而秋矣。一日次強還自城中，語林氏曰：外間紛紛謠傳武昌起義，鄂督瑞澂棄城而逃，漢陽亦已光復。民軍聲勢頗壯，有北上燕雲、南規湘粵、溯長江上下游而東取蘇浙、皖、贛、西克巴蜀之勢。余驚其言，往詢縣署兵房龔某，龔言確有其事。縣署已得余撫戒嚴公文，恐瀟湘風雲亦在旦夕之間耳。婉卿其言如此，定非

子虛此正英雄用武之時志士立功之會明日余當復往城中窺探動靜若真個義軍者余亦當投筆從戎林氏聆言喟然曰道路所傳恐未可遽信或僅屬軍變由傳言者之張大其事亦未可知次强笑置之

明日次强果復赴城中既歸語林氏曰其事良確海口九江等處已相率光復還我河山復我氏族今其時矣風聞省中亦有相應之說大丈夫一世生生食毛踐土余亦軒皇苗裔際茲盛會義不容作壁上觀林氏曰郎此去爲祖國復仇妾敢不勉成大志惟高堂年老兒女齒稚四口之家今後將何以爲生次强曰今後待供子職菽水承歡惟卿是賴卽一雙呱呱者亦惟賴卿撫育余力不及兼顧矣林氏勉允之次强又曰大丈夫與其老死牖下沒世而名不稱毋甯投筆從戎馬革還葬林氏曰破壞之後必

須建設。幸郎此行。強飯自愛。尙當留此身。爲異日立無上之勳業也。次强諾之。往請黃氏。命黃氏知其去志已決。亦勉從之。

殘月三杯醉話離緒。孤雲千里心繁別愁。是晚林氏餞次。強於閨中家計蕭條。示意而已。飲次林氏泣然曰。與郎荆布相守四載。於茲妾從未解生離之苦。此時方寸之間。不知有幾許憂愁幽思。欲盡情傾吐。奈百結柔腸轉。不知從何言矣。次强喟然曰。卿素曠達。奈何作此兒女絮語。邀天之福。余異日得持盾而歸。與卿携手田畝間。尙多歡聚之日。言次。因爲林氏拭淚。林氏又咽曰。願盡如郎言。早奏膚功。勉使北堂久勞倚闌之望。孺子常縈陟屺之思。次强曰。婉卿何苦。揮此無爲之淚。卿言予盡誌之。萬籟無聲。時將夜半。余明晨卽就道。可安寢矣。林氏從之。收淚而起。拾殘殼理杯盤。

既竣所事乃始就枕

越日次强行矣家中人送至門次林氏又重復叮嚀之黃氏亦曰余老且弱遲暮年華旦夕莫保設一朝日落西山者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吾兒將抱終天之恨次強曰兒暫疎晨昏不久當歸省幸阿母寬懷黃氏頷之既而履聲橐橐次强行矣黃氏遂入內林氏佇立簷下目送征人形影既遠漸入白雲深處惟賸蒼蒼者草莽莽者竹助人淒戀耳

## 第二章 閨憶

冷雨敲窗孤檠照影次强行後之數日林氏獨坐空閨中理針黹以消永夜遙聞遠寺斷鐘之聲聲聲送到耳際彷彿哀秋之遠笛涼風過處楊柳枝頭呼呼作響如前之三疊陽關向離亭歌折柳者然窗外簷馬叮嚀又

如萬馬叢中金戈揮戰之聲林氏際此心憶戎馬征夫不禁悲從中來停針而泣竊竊自語曰陌頭柳暗庭外花明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空閨風味今竟親嘗之耶吾夫去後已將旬日而斷腸之謠傳又復一日數至有謂清軍大下民軍已失守漢陽者有謂長沙舉義事未成而敗露者更有謂吾邑土匪蠢蠢欲動將乘間荼毒鄉井者驚耗紛紛莫衷壹是當此擾攘之際不知吾夫猶能眠食無恙乎設一旦不幸吾邑果爲羣匪糜爛吾夫之懸念老母妻兒恐尤有甚於吾今日之思吾夫也遠塞征夫多別恨空閨思婦泣離愁今之謂矣室中熒然一燈窗櫺隙處封家姨颯颯自外吹來益增思婦之悲慟乃正神往之際忽聞有聲起於牀下側耳辨之則鼠子嚙物聲林氏喃喃語曰廬下屢空室無長物汝亦久不得飽食矣殆以

牀下木具爲噉品而利若齒牙歟夫鼠則何知而林氏顧與之絮絮對語蓋其不自禁有如此者嗣款步至牀側細聲逐之乃鼠子方去雞兒轉醒人駿驚寤矣

夜半夢覺青燈猶闌人駿見其母未寢呼之曰媽媽爲何勿伴我眠夜深天寒我蒙首被底尙懼弗勝媽媽御衣單薄獨不畏寒乎林氏啓帳撫之曰兒可安眠毋驚汝妹爲時猶早吾當畢劉媽家生活明日送去取錢易米爲汝炊也人駿聞言因卽合眼假寐少焉忽呼曰媽媽爹爹爲何多日不與吾輩同寢我深念爹爹媽媽曷不招之來林氏悄然曰痴兒作囁語耶汝父方居戎馬輜張之中羽聲喧天軍書旁午令而母何處覓而父耶人駿聆言復高聲曰媽媽鐵石肝腸耶曷勿阻之行余時深念爹爹必欲

其來同寢。林氏不之應。童子雖無知而骨肉愛情根於天性。人駿見母不應不禁。噭噭而泣聲聲呼父。林氏正在腸斷魂銷之際。經人駿此泣方寸靈臺間。又猛受大激刺。亦不禁伏案大慟。元嬪爲人駿號聲所覺。醒後亦呱呱啼哭。嗚呼。傾西江之流。莫完血淚。削南山之竹。難罄酸腸。是夜之室中。爲愁雲慘霧所濃罩矣。

林氏既竣厥工。遂伴元嬪就枕。愁緒攻心。柔腸百轉。遙聽譙樓四鼓。猶不成夢。逮黎明始獲交睫。惝恍間至一山巔。上出重霄。下臨無地。時正午夜。虎嘯狼嗥。山鳴谷應。令人心胆俱落。林氏竊訝曰。吾以纖纖弱足。何由來此。高山峻嶺。倘遇毒蛇猛獸者。是巉巉石壁。殆即吾葬身所乎。時忽狂飈吹來。林木瑟瑟作怪聲。林氏益心驚神奪。乃暴風過處。乍聞女子泣聲。其

音至。習惟霎時間。不辨其爲阿誰耳。竊歎曰。夜半天寒。荒山月冷。有美一人。獨來飲泣。人間固有痴如我。不獨傷心是婉儂矣。因移步而前。欲面彼女郎。山路崎嶇。荆棘參差。林氏氣息咻咻。額汗瑩瑩。不之顧也。既而離聲漸近。辭雖模糊。莫辨而所呼之名。固日夜縈念之夫婿也。林氏訝之前行。益急。孰意旣得縱跡所見。乃慘不忍言。林氏一慟幾絕。而牀頭忽有啼聲。夢魂爲之返舍。蓋元娘爲林氏夢魘所覺。旣醒轉以覺其母也。林氏雖讀書明理。知幻夢之不足徵信。然而額角眉底。又上幾層愁痕矣。

明日林氏托人持製成之衣至。劉家人還。則云劉氏見土匪蠭蠭。欲動避地。他去矣。林氏聞匪耗。益不知所措。時將日中。尙無以爲炊。黃氏年高氣衰。飢不能起。元娘泣而索乳。林氏對此亦幾束手待斃。比日昳乃從鄰家。

借得米數合。廚煙始舉。炊成先奉黃氏。然後與人駿分而進之。飢腸始充。又念今日雖免爲餓殍。來朝何以爲繼。輾轉思維。萬不獲已。乃將其母遺念之玉鐲一雙。往典詎質庫。因市虎杯蛇風鶴。頻驚久以閉門羹。相拒無已。央人至鄉間小康家求售。人廉其值。允之。林氏得金。使人糴米於市。則米肆亦已收閉。乃商諸東鄰易米斗餘。先償所負。餘貯竈下。預計可十日糧。暫能無飢饉之憂。

### 第三章 避亂

山村寂寥。野店無煙。荒草蕃蕪。寒沙渺漠。溪頭垂釣之舟。匿不見影。四野陰雲濁潦。中馬勃堆金犬吠。不聞舉目盡蕭條之色。敗垣半斷。側裁禿樹。數株饑鳥啾啾鳴其上。似告人以久未得食者。兵燹時景。象良可嘵。已先

是長沙既光復。紛紛發兵援鄂。土匪小醜乘間四起。太和亦波及居民。紛紛避難。有携老扶弱倉皇奔走者。有兒啼母泣蹀躞道上者。悲慘之狀令人酸鼻。林氏亦於爾時奉姑率子女避難。平日安居鄉間。然從未越雷池一步。村間路徑茫然。不知惟追踵於同行者之後。黃氏携人駿在前。林氏負元娘從之人左亦左人右亦右北行三里許。次一村落。名五劉村。居人紛擾之態一如太和舖黃林弱足纖纖。至此憊不能舉。因憩於抱石橋之上。俛視其下。波流汨汨。敗花殘枝。蕩漾其上。間有一二小舟順流而駛。其捷如矢。當亦避亂者。黃氏憑於石欄之上。目注流水。低徊久之。悄然曰。賢婦珍重。余萬不能復前此。滔滔狂流。將以爲葬身所乎。駿兒爲祖先血嗣。所托幸努力護之。出險則余無遺憾矣。言次。淚絲紛落。淋浪不能自己。林

氏慰之曰吾姑何傷心乃爾人駿爲宗嗣所關兒不敢有異辭若元壤則患難之中不妨忍心割愛兒決遺此襁褓物負吾姑前行黃氏搖首曰吾婦孝思令人欽敬若云負余而行則若與吾正同病相憐獨行尙懼弗勝庸能負人而行耶林氏沉吟有頃曰且俟來船過橋下哀諸舟中人援吾等同舟舟中人或不允可稍酬以舟資兒囊中尙有先慈壓嫁之金釵一支及日前糴米所餘之金苟允我者旣得藏身之所或更可藉此以充飢腸黃氏善之佇立有間果見一小艇自遠駛來至橋次林氏呼曰來舟乞停有言奉聞舟中人聞是婦女之聲乃命舟子停駛探首艤外仰視橋上適與林氏視線相觸林氏顧之則一中年婦人也因哀之曰吾姑媳子女四人流落於此憊不能前土匪一至行將埋骨川流尊嫂能否以寶筏作

慈航普渡。吾輩登安樂國。援人一命。勝造浮圖七級。矧拯四人於垂死乎。惟嫂憐而許之。舟中人見林氏吐屬名雋。知非三家村蠱婆子。毅然諾之。卽邀四人登舟。諸人旣登。舟中人仍命舟子前駛。林氏四矚艙內。婦人而外。別無他人。而舟身之廣闊。足容六七人。雖驟增四人。尙有餘地。婦先款諸人坐。旣請黃氏鄉里及姓氏。黃俱以告。婦若猛受刺激。指林氏。啞然失聲。曰。若殆吾婉儂妹乎。吾姊妹髫齡相違。忽忽已廿餘載。維時姊已及笄。吾妹則方離襁褓。童稚憨態。至今猶能憶之。始見吾妹。固疑其音容彷彿。及聆鄉貫。恍然大悟矣。林氏聆言。恍惚如在夢中。木視有間。始詢婦曰。吾姊閨字殆卽夢珠乎。先慈在日常道。及之婦曰。然。林氏曰。姊姊靜修十載。道貌仙範。庶幾佛家種子矣。夢珠曰。神仙不老之術。實無稽誕語。未亡人。

心如古井，不過藉此禪門淨地，謝絕塵纓耳。蓋夢珠幼從父在山左任所，嬪於濟陽王氏。王婿早喪，歌成黃鸝，莫招夫婿之魂，鏡掩青鸞，難廻嫠婦之怨。夢珠乃遁跡空門，以自懺悔其事去。今已十餘載矣。夢珠與林氏叙舊，已重以姻禮見黃氏。林氏亦命人駿以姨禮，叩珠姑雖當亂離中，仍不失雍容揖讓之禮。

已而林氏詢夢珠曰：「吾姊因何離肥田來此？」夢珠曰：「余從師至南海朝佛，歸途糲道至家，祭掃先人塋墓至此。」已驚耗徧傳，草草蒇事，遂買舟他適。今道經此地耳。林氏曰：「吾姊今將安適？」夢珠曰：「舉目河山，滔滔皆是。余聞長田尙安靜，姑赴彼地暫避。」妹意云何？林氏曰：「妹日居斗室，於天下事茫然不知。吾姊閱歷勝妹百倍，惟馬首是從。」時衆咸有飢色，夢珠因命舟子

作殮。徧餉諸人。淮市寄食。滹沱。炊麥蔬菜。黃飯於亂離中得之。已不啻甘旨。嘉穀矣。

舟行兩日。達長田。林氏等至此。既無親戚。又乏相知。不得已。貰屋以居。林氏不忍久累。夢珠部署略有端緒。卽以分炊。請夢珠始不之允。黃氏又言之。乃勉從二人意。以鍾愛元嬪故。商於林氏願代撫育。林氏亦允之。自此同居異爨。儼然兩家。一日夢珠忽告林氏曰。余將赴肥田。吾師函約余也。元女吾亦擬携之行。吾妹設有不濟。吾灶下尚有餘粟。可以濟緩急。林氏諾之。夢珠遂偕元嬪行。嗚呼。蒼狗浮雲。一瞬幾變。詎知陽關一別。從此無生聚時耶。

風燭淚殘。崦嵫日薄。夢珠去長。田之後日。黃氏奄奄病矣。愁能傷人。勞以致疾。黃氏年逾半百。幾經憂患。風露相侵。遂以感疾。林氏爲之延醫診視。而窮鄉僻壤。良醫難得。纏綿經旬。病入益深。一夕。林氏侍病榻前。殘燈照影。半滅半明。帳中人一絲半氣。囁語喃喃。而窗外淒風蕭槭。淡月模糊。不禁毛髮悚然。忽黃氏醒來。顫聲呼林氏。林氏前掀紋帳。柔聲應之。黃氏微吁曰。婉兒病入膏肓。百藥無效。余疾殆將不起。五年姑媳。不圖於亂離中。撒手傷心甚矣。次強一去。兼旬杳無音信。戎馬轉張之中。存亡莫卜。余每念此。輒爲淚落。今則不及黃泉天倫。無復完聚之日。萬一次强有失。陳氏一線血系。惟駿兒是賴。汝其顧念大局。善視駿兒。余雖死亦瞑目。林氏含淚應之。并慰之曰。幸吾姑珍重。病軀毋作此傷心語。黃氏不之應。而呼吸。

之間漸以短促。林氏知其去死不遠。且急且悲。不知所可。旋趨至鄰家。邀一老婦作伴歸。則黃氏已先溘逝。林氏撫尸放聲一慟。幾絕。鄰婦力勸節哀治喪。林氏始收淚處理後事。

家徒壁立。摒擋維艱。林氏不得已。哀諸其鄰。幸有解囊厚賙者。始得成殮。鄰人又勸林氏卜地權厝。林氏亦以時勢不靖。停柩在室。終非得計。乃從衆人意。窆於義塚之上。衰絰送葬。盡禮盡哀。然而生離死別。一月備嘗。極人世之至慘。不圖逆潮之來。浩蕩橫決。更多甚於此者耶。黃氏治喪甫竟而長田土匪乍起。林氏夜聞匪至。猝不及備。爲之驚絕。匪氣所及。居民無一保全者。至林家見林氏姿首非凡。欲亂之人駿駭而大號。匪將飲以白刃。林氏哀之曰。能全此嬰兒者。當以身相從。不則惟拏一死。匪從之方歛。

相犯而外報匪首至匪乃釋林匪首旋入匪卽以林氏獻匪首笑錄其功囑善視林氏。挈入匪窟。林氏當此欲誓死抗拒則此弱齡稚子必同歸於盡。若從匪至其密室則無瑕白璧必爲所玷。螺腸九廻。蛛絲百結。肝腸爲之寸斷矣。

無已。挈人駿至匪窟。有蠱婦二人來伴。林氏至此遂如籠中鸚鵡。生死存亡。悉懸他人之手。己惟坐以觀變耳。無何朝霞乍湧。東方大明。猶不見動靜。林氏倦極。不支昏然入夢。朦朧之中似有以手挽之者。張目凝視。彷彿一女子立於其前。惟睡眼惺忪。不克明辨。阿誰方欲拭眼細視。乍聞女子言曰。嫂好心緒。此時尙安眠耶。林氏辨其音。稔爲東鄰王氏女。女名阿珍。年已花信。而猶鏡臺待聘。今亦被匪劫掠。落入陷窯。林氏旣知爲阿珍。於

是起與周旋。時阿珍方摩弄人駿。林氏顧而詢曰。珍姑若何時來此耶。阿珍曰。昨日夜半大禍忽臨。有莽男兒數人闖入吾室。以強力挾余來此屋中。余室適與嫂爲鄰。余頃聞鄰室有夢中囁語聲。辨之知爲嫂氏。故哀諸。守余者來此視嫂林氏領之。思與阿珍深談。而蠹婦在室。勢所難能。乃僅與作周旋。語曰。余之所遭。與若彷彿不圖。人間竟有與余同病相憐者。又指人駿曰。爲此一塊血肉。令余心力俱盡。阿珍曰。嫂氏今當作何計議。余憂心如焚。誠不知計之何從也。林氏曰。魚已投網。獸既入檻。夫復何言。阿珍不語。忽前附林氏耳語之。曰。聞守余者密語。匪首昨宵忽中風寒。今日病不能起。約非卽日所能告瘳。吾輩于此數日內。尙得安然無事。萬一邀天之福。得機緣脫此牢籠。亦未可知。嫂氏聞言。能無少慰。林氏曰。垣屬有

耳。幸珍姑慎之。時鄰室守阿珍之婦來促阿珍歸室。阿珍固懇之。願與林氏同居。婦以兩人皆柔弱女子。料不至有意外。遂聽之。

殘羹冷炙。脫粟半熟。蠢婦漸持黃鑿淡飯。至林氏視之。惡劣不能舉箸。而飢腸轆轤。又不能不聊以果腹。因與阿珍人駿就而食之。其味且腥且臭。當令人作三日嘔。阿珍曰。余自有生以來。居父母蔭下。飽食暖衣。從未知人生有如此苦。况卽余家飼貓喂犬之食。尙不至如是之劣。林氏曰。吾輩今日生命本貓犬之不若。余設不爲孺子計。早借慧劍風刀了此殘生。阿珍曰。余之苟延殘喘者。亦以父母在堂。故耳。中郎有女伯道無兒。余父母年將花甲。身後之事。全肩在余。余若不祿。其何以對堂上。思之。思之。萬不得。不暫忍。須臾以觀厥後。耿耿此心。與嫂同也。言次。殮亦竟。蠢婦復來取。

其餘瀝殘羹去

暮霜晨星倏已兩日。匪首病猶未瘳。林氏於兩日內幸獲安全無事。一夕與阿珍同榻。珍在枕畔微告林氏曰。守余之醜婦今日忽有逃逸者一人。餘一人亦復形色倉皇細稔之知爲民兵已得縣城分軍四出剿匪行將至長田故羣匪聞聲先自驚擾想吾輩或可得機會出此危巢矣。林氏曰。但願盡符若言。惟舉目河山滔滔皆是余誠恐出險而後將復遇險也。阿珍曰。嫂且勿慮。余家若無恙茅屋三楹尙有餘地足爲嫂下榻。林氏感謝之。

## 第五章 出險

翌日傍晚。民軍果至。羣匪與之接仗。格鬪少頃。匪竟大潰。民軍入巢見室。

中僅存林氏等三人。孰而詢之。林氏語以被掠情形。軍人俱爲感動。願安送至王家。林氏等遂起從之行。而三日困頓。足力憊疲。幾不克支。至王居。則廬舍已化爲灰燼。阿珍放聲而泣。曰：傷哉吾父傷哉吾母。其竟以此而殞其身乎。抑尙在人世耶。蒼天虛予曷其有極。余奚生爲。言次以首觸道旁古木。願求速死。林氏慰之曰：好。姑姑且毋然。姑姑曩嘗言令尊令堂之身後事。全肩在於一身。乃今者存亡尙未之知。而身先以死。非卽所謂重負生我者乎。阿珍泣曰：然則余今後借何者以蔽風雨。此極目淒涼之狀。實不能一日生受。不死之痛尤甚於死。故不如死之爲愈。林氏又極力慰之。并以己之含詬茹苦。與之譬解。阿珍少安。漸謀居室。阿珍思久之。忽曰：村前有一茅亭。爲余家安置耕牛者。今旣萬不得已。可權以居處。惟余。

今當先往近鄰詢余父母消息。嫂幸在此少待。林氏諾之。佇立有頃。阿珍復至。告林氏曰。鄰人謂土匪至時。眼見余父母走避他村。惟天涯地角。海澨山陬。不知其安適也。今日晏矣。過此一宵。余卽當踏破塵球。萬里尋親。不得雙親。誓不偷息人世。林氏曰。珍姑若行。余願隨往。當此時事不靖盜賊偏野之時。余既不能安居於此。汝以亭亭少女。隻身遠行。亦良危險。阿珍曰。嫂允伴行。余所深願。特余輩囊無分文。之貯。其枵腹待斃耶。抑乞食求生乎。林氏曰。余此時亦復無地可棲。無米可炊。非行乞。又將何以自活。予死不足惜。顧予死則誰撫。駿兒駿兒亦必饑餓而死。不重負予姑臨終之遺命。及予夫臨別之叮嚀。平故予處此極困苦。極淒涼之境。正不可以一死了之。正不可不謀。所以自活。珍姑乎。予當與汝同患難。相依相憐。與

其相隨俱斃毋甯相將行之珍姑乎汝欲萬里尋親予亦欲萬里尋夫長途茫茫非行乞一步不能行也然吾儕皆弱女子行乞亦非易易殆當毀容易裝覲顏以向人討生活耶予聞珍姑固通文能書古來文人學士每至窮途落魄輒鬻字行吟作無可奈何之生涯予爲珍姑計正不妨師法古人以筆墨餬口世間不乏憐才之輩珍姑前程或從此得非常遭遇未可知也卽不然汝亦可以一紙陳流離顛沛之情予爲持向街頭乞憐於人必能得仁者愛憐一飯之恩一金之贈可希冀也若夫出乖露醜向人千呼萬喚此行乞者之下乘予知珍姑恥之卽予亦恥之阿珍聞言嚶嚶而泣曰予不料良家女竟有行乞之一日然予欲尋親自當忍此大辱得嫂爲伴差可自慰耳嗚呼今夕何夕載飢載寒明月照人慘作可憐之

色金風襲面倍覺料峭腸腹作轆轤鳴其將奈何且與嫂同至茅亭權留一宿明日便爲行乞開始之日豈不悲哉林氏亦復陪淚言愁相將至飯牛處茅亭無恙牛勃滿地顧除此更無他室可以棲遲對此一亭如得廣廈亭外有柿林一經霜果熟一色馨紅阿珍與林氏攀枝採食聊以充飢餒坐亭隅作楚囚對泣互悲身世悵望星月一夜淒其何以堪哉

### 第六章 夜泣

一亭翼月雙影面風涼夜新霜玉樓起粟林氏與阿珍相對欷歔盤膝握手身寒意溫四壁秋蟲助人歎息野草間殘螢數點其光倏暗倏明疑爲鬼火如見幽靈阿珍泣然而涕曰嫂……嫂爾我真一對可憐蟲哉亦號寒亦啼飢今夕猶是千金之軀待到曉鐘一撞便降格而爲乞兒矣只今

一。夜。淒。涼。予。已。大。難。消。受。恐。行。乞。而。後。野。眠。露。坐。箇。中。苦。況。更。十。倍。於。今。  
宵。嗟。乎。奈。何。且。吾。儕。女。子。足。不。能。健。武。力。不。能。縛。鷄。平。時。起。居。於。深。閨。一。  
旦。出。而。行。乞。莽。蒼。蒼。蹴。損。天。涯。遍。地。皆。荆。棘。無。路。不。坎。坷。嗟。乎。奈。何。神。州。  
非。一。蹴。可。窮。大。陸。知。雙。親。安。在。卽。於。一。村。之。間。一。里。之。中。人。苟。我。匿。卽。亦。  
難。尋。矧。也。山。重。水。複。推。而。放。之。於。四。海。乎。嗟。乎。奈。何。天。乎。天。乎。父。乎。母。乎。  
存。亡。不。可。知。消。息。問。如。何。其。亡。耶。則。游。魂。萬。里。無。家。可。歸。骸。骨。埋。荒。非。予。  
誰。裹。其。存。耶。則。正。不。知。困。苦。顛。連。厥。狀。奚。若。風。燭。殘。年。天。與。之。劫。舉。目。無。  
親。非。予。莫。慰。父。乎。母。乎。懸。想。愛。兒。夢。飛。故。國。其。亦。知。阿。珍。固。無。恙。耶。其。亦。  
知。阿。珍。且。行。乞。以。尋。親。耶。其。亦。知。阿。珍。今。夕。竟。枯。坐。於。飯。牛。之。亭。耶。嫂。  
嫂。悲。煞。我。矣。林。氏。亦。流。涕。被。頰。曰。珍。姑。一。席。話。令。我。亦。傷。心。又。從。懷。中。

指四齡之人駿曰。有此孽障。重累我矣。纔離襁褓。尙須提携挈之。乞食增一累墜。一旦飽挹風塵。不幸臥病。一日不能乞食。此兒尙能活乎。因撫人駿而泣曰。汝真孽障哉。父爲征人。未卜生死。母爲丐婦。茹盡辛苦。爾殆一不祥物也。人駿見母泣亦和而泣。童子何知。蓋天性使然。不可以理解也。此時月落參橫。天將曉矣。昔者百里飯牛。謂長夜漫漫。何時旦今夕。珍姑林氏之情狀。則又不然。滿腹含愁。萬言成絮。靜以思之。來日大難傷心之至。怕有明朝徧到明朝。故遂不覺夜之長。而轉恨夜之太短耳。時而歎時而號時。而互相勸慰時。而互相買愁。一夜飯牛亭開闢。奈何天建造。淚世界阿珍泣。林氏哭。人駿啼。既而鷄鳴於塘。鳥啼於巢。而東方明矣。林氏阿珍同喚一聲。曰天明矣。奈若何。時則有鷓鴣飛來。止於亭簷。一聲聲啼曰。

行不得……行不得……好鳥多情若爲二人惜別者林氏阿珍到此都是。一身無主曉寒透骨飢火焚心林曰腹痛珍曰頭暈而小雀成羣爭食田間脫粟向人作得意之鳴林氏忽猛省曰當此田家穫稻之時餘粒定多狼藉珍姑盍往拾之積少可成多予當至一帶頽垣敗屋間被火焚劫之家搜覓炊具苟可得則我等尙可藉以餬數日口便可緩數日行乞阿珍諾之既而會於亭中林氏携得破甌一取火石一束芻一阿珍解其衣角拾得殘粒可升許或敲火或取水滯者滯炊者炊黃梁飯熟居然猶得一飽也然亦大可憐矣

阿珍旋詢林氏曰嫂吾輩今當從何方進行林氏曰余姊夢珠携吾女元嬪寓居肥田聞肥田離此不遠吾輩姑至肥田特路徑不熟識盲人瞎馬

夜臨深池奈之何哉。阿珍曰吾聞此間至肥田道頗崎嶇恐非荏弱女子所能堪。林氏曰吾省多山林何處不峻巒余意姑至彼方一行於此或可得棲身之所。阿珍曰余意不然余志在尋親固不計居處之有無且山路之間居民必鮮萬一無人烟者吾輩從何乞食不將是溝壑之餓殍耶。林氏曰珍姑言亦良是既乃爾幸示所向余居此未久不識何方之爲康莊大達。阿珍曰憶余幼時嘗從吾父至高坪遊覽此中途徑余腦府中猶留舊痕今卽向西北行往彼方何如。林氏領之兩人遂起離牛亭林氏手挈人駿不復毀容易裝卽迤邐前行。

第七章 投親

窮途落泊憔悴雙花昨宵之傷心今朝之慘目人生處此悲觀奚若兩人。

且行且談。比日中至高坪。高坪刦後。山川彷彿。長田特自民軍至。後盜匪斂跡。居民間有遷還故鄉者。兩人行經一家。柴門半掩。落葉滿階。阿珍曰。此何翁之居宅。吾髫年玩弄於此。今猶憶之。入室一詢。何如林氏諾之。乃立待於門外。阿珍推戶而入。揚聲詢主人。旋有人自內出。阿珍視之。果何翁也。翁見阿珍。訝其不速而來。急詢家中安否。阿珍略告以情。翁亦爲之愴然。語阿珍曰。舍下雖狹隘。尙能爲汝下榻。今且安息。於是容余留心爲汝物色。當較汝之僕僕長途枉勞奔走爲愈。阿珍曰。余尙有伴在。翁能推愛及之乎。翁曰。然。速延之入。阿珍乃出語林氏。告以其情。林氏初有難色。嗣念捨此恐更不若。因卽從阿珍入室。與翁相見。翁略詢林氏身世。林氏據實以告。翁亦大爲憐惜。又見人駿頭角。嶄然更贊譽不絕口。阿珍旋詢。

翁以家中諸人。翁曰。二郎死。幾半載。其婦再醮而去。三郎外出未歸。家惟存余父子二人。形影相依。寂寞終日耳。今得兩人來。大增熱鬧矣。言次。匆入龕下。爇茗。阿珍却之。翁始止。導兩人至室後。指一敝榻言曰。此無人宿。可爲寢處。前室爲余與二郎所居。若兩人儘可久於此也。

推食解衣。主人情重。林氏與阿珍遂暫借此爲藏身之所。何翁知兩人尙未果腹。因入廝下治庖。兩人見翁之力意張羅。頗不自安。顧心欲却之。而餓火中熾。又不能耐。於是阿珍起而助翁。翁顧阿珍歎曰。吾不見汝者已五六。年於茲曩時。雙鬢覆額。憨態可掬。一轉瞬間。儼然成人矣。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以汝之視余。更易增老。毛髮之蒼蒼者化而白。齒牙之動搖者脫而落。而猶不能稍盡暮年之樂。家中諸事。自內而外。自上而下。靡不須。

躬自理治洵可謂勞碌終身矣。阿珍曰：三郎年長矣，當能爲翁分勞。至於中饋之任，自非男兒天職。盍不爲三郎圖之？翁聞言目阿珍而笑。阿珍自悔，孟浪俯首下視，面頰不復聲。

膳成，翁遂款諸人食。食次，林氏聞叩關聲，翁往啓扉。林氏見一少年郎，自外至年可二十餘，諒必爲翁子，卽亦不走避。翁偕之入，語林氏曰：是卽豚兒三郎也。林氏與阿珍起與三郎爲禮。三郎見阿珍雙瞳灼灼而視，猝然問曰：若非王家姊乎？余細視之，似曾相識者。阿珍領之，而意殊厭其儇薄。三郎又曰：吾家正乏女人，姊來大好，當可爲吾父分勞。阿珍不之應，而細察三郎言語舉止，諒非安分者。一縷愁腸，驀地而起，知此間亦非樂土已而三郎自入庖室進餐，翁亦緣事出外。阿珍目視林氏，就而低語曰：三郎。

狀貌兇惡可怖。適間一席話大不懷好意。嫂……嫂吾輩何命苦乃爾。纔獲安身。又復如是。爲今計當若何。林氏曰。若志在尋親。吾亦欲尋夫本無意。久居此間。纔留一二日。當亦不至。有意外也。阿珍是之。

冷月一彎。寒星數點。是晚林氏與阿珍卽宿於何家。與人駿三人同榻而眠。心有所戚。寢不成夢。夜半人聲既寂。阿珍語林氏曰。嫂予心神大不甯。不識因何。而然恐。日內有他變。予意明日當離此間。嫂意云。何林氏曰。此殆若心怯所致。明日之行否。隨時定計可也。旋聞前室翁咳嗽聲。阿珍乃不復語。而斯時心潮全湧。愈弗能成眠。遙聽窗外一片秋聲。淒淒切切。斷鴈哀唳。寒蛩亂啼。而冷月殘光。又從窗隙穿入。映射牀頭。不禁悲從中來。紅淚簌簌如貫珠之下降矣。啜泣之餘。精神疲憊。纍然入夢。比醒已明晨。

九時許急與林氏整衣起推窗仰望陰霾漫天淒風戰樹幾點疎雨亂敲  
窗紙淅瀝有聲林氏顧阿珍曰珍姑天公留客行不得矣阿珍曰嫂余昨  
宵有如芒刺在背平居依父母蔭下從未知人世有如此狼狽境遇林氏  
曰恐離此他適後其狼狽當十倍於是天荆地棘宵小成羣吾輩以弱女  
子之身當之其危險誠有不可思議者阿珍喟然曰碧血青蛾天涯淪落  
一片蒼茫都無是處余其拚此一身與命中之魔星激戰今日且復留此  
一宵語聲未終三郎適至謂阿珍曰昨宵安適乎余夢中似聞姊泣聲何  
爲真然也阿珍聞三郎驟中其隱霎時紅潮上泛兩頰飛緞不知所對瞠  
目久之三郎又曰人謂桃花姣豔以余視之桃花之色猶不若姊之可人  
阿珍聞言乃不能一刻復耐作色曰若殆癲乎胡以如許癲語向人三郎

於是啓其黃臭之口。格格作鷗鷺笑。返身而出。十步外猶聞其笑聲也。

### 第八章 逼婚

三郎行後。阿珍泣然語林氏曰。嫂。嫂。適間。獰猛情態。三郎野心畢露。余實不忍以清白之身。飽彼餓虎之口。爲今計奈之。何。林氏曰。有老翁在。三郎諒不敢驟以非禮相加。阿姑無戚戚乃爾。顧其言雖如是。而一縷柔腸亦已悴然動矣。阿珍旋曰。余欲冒雨而行。嫂能從我俱去乎。林氏躊躇曰。風雨載道。豈弱足所能堪。幸珍姑少安。無懷此想。阿珍諾諾而已。既而翁至。呼林氏等進餐。林氏乃掣人駿出室。阿珍從其後食時。幸三郎已外出。未與同席。阿珍稍稍舉箸。然而骨哽在胸。雖食且不下咽。膳竟仍與林氏歸室中。默坐。淚眼相對。各無一言。中心之悽惶。兩人竟與彷彿林氏念夫。

阿珍思親而更有一層爲雙方所同悲者卽此飛幕沸鼎之地位也

旁晚三郎自外歸翁語之曰余有事赴鄰村汝毋慢客三郎唯唯翁乃出時雲翳初散雨點漸收阿珍見翁出急語林氏曰天霽矣言儕盍去休林氏未及應聲阿珍已起立前行至前室以語三郎三郎笑曰姊何性躁乃爾門外浮泥盈寸吾男子尙不能涉足矧姊之款款蓮步乎且時已黃昏姊今宵將置身何處若坐露眠霜不較吾家大困苦乎願毋言去阿珍玩其言辭輕薄之意情見乎詞謂定欲去此三郎不之顧阿珍乃向外行三郎起掣其衣曰有予在誓不令姊越雷池一步阿珍見三郎驟以橫暴相加情急欲號呼林氏聞聲亦趨至前室詢以故三郎曰王家姊必欲行余力挽之姊便大號余非蛇蝎渠又何必如是言次忽聞叩扉聲林氏顧

阿珍曰。珍姑翁歸矣。吾輩且至室後細談。阿珍乃從林氏至後室。一燈如豆。雙影話愁。阿珍語林氏曰。適間凶暴之狀。令余心膽俱落。今宵行止。嫂意究何如。林氏曰。余意留此爲妥。萬一余輩旣行。三郎襲我後者。野曠人稀。更恐不了。阿珍韙其說。無何。晚餐具矣。五人同席而食。三郎故於阿珍前。操其鼓簧之舌。告翁以適間留客情形。詬詬自得。大言勿慚。而阿珍則轉爲赧然。翁笑曰。女郎年少性氣過躁。然亦思親情急所致。不足爲怪。阿珍遂乘間語翁曰。蒙翁援余輩於枯魚之肆。已足銘感。五中若久叨擾者。耿耿此心。何以自安。林氏亦曰。異鄉淪落之人。素無一面之緣。乃蒙垂愛。過深居之以室。飯之以食。余母子負慚甚矣。今幸天雨已止。明晨卽當拜辭。翁聞兩人言。笑顧林氏曰。珍姑無夫。三郎無妻。一雙好鳳侶。余

方。欲。使。之。撮。合。以。中。饋。累。珍。姑。何。爲。若。兩。人。遽。言。去。耶。阿。珍。聞。之。羞。不。能。  
仰。林。氏。倉。猝。間。亦。不。知。所。對。旋。語。翁。曰。此。非。珍。姑。所。能。自。專。且。俟。彼。覓。得。  
雙。親。然。後。遣。媒。問。名。亦。未。爲。晚。今。非。其。時。翁。又。曰。余。與。王。翁。有。梯。袍。之。誼。  
締。結。兒。女。姻。親。其。父。靡。有。弗。願。母。庸。斤。斤。於。小。節。阿。珍。初。不。料。父。子。之。沉。  
澁。一。氣。協。以。弄。人。至。此。益。不。能。耐。不。待。林。氏。答。語。乃。先。厲。聲。向。翁。曰。余。寧。  
行。乞。終。日。誓。不。失。身。促。狹。兒。幸。翁。毋。再。作。不。情。語。三。郎。聞。阿。珍。言。爲。促。狹。  
兒。勃。然。變。色。曰。汝。不。得。余。家。之。援。手。已。作。溝。壑。間。餓。殍。今。甫。獲。棲。遲。之。所。  
便。忘。流。落。之。日。又。申。申。以。惡。語。向。人。耶。汝。從。吾。父。意。則。擇。吉。好。合。不。則。莫。  
謂。余。不。情。也。翁。亦。曰。女。郎。不。諳。人。情。於。父。執。之。前。輒。敢。謾。罵。相。從。得。不。令。  
人。齒。冷。乎。阿。珍。聞。言。氣。結。不。能。對。久。之。答。翁。曰。予。極。願。翁。齒。冷。倘。翁。能。陌。

路視我逐諸門外。余更樂。願翁更怒曰。汝眞不識。相余一片好意。乃如此。反對去。去。去。速去。毋遲。阿珍乃起立呼林氏曰。嫂。余輩去可耳。林氏諾之。乃亦挈人駿而起。共向室外行。三郎見兩人舉措急往鍵雙扉。轉身笑向阿珍曰。姊欲去即去。余不强留也。阿珍見三郎戲已怒火益熾。將以強力毀其鍵而腕力薄弱殊弗能勝。林氏亦極力助之。鍵卒不稍損。三郎覩此情狀。嗤之以鼻。曰。若能力僅止此乎。何遲遲吾行。林氏乃哀之曰。幸以余薄面爲阿珍姑一啓扉。則戴德無涯。三郎僞爲勿聞。轉身入室。兩人佇立室外。進退維谷。阿珍詢林氏曰。嫂。翁父子以如此辣手段相待。奈何林氏曰。且在此立待。視彼作何舉動。今宵不必眠。萬一有意外。當隨機應變。阿珍領首從之。約逾時許。室中萬籟無聲。而戶外忽聞犬吠。狺狺履聲。臺橐。

及戶而止。卽聞叩扉聲。甚厲。翁急出啓扉。林氏等三人隱身門側。聞來人言曰。伯父速過余家。余父忽得急症。病已垂危。翁聞言急呼三郎出。囑謹守門戶。慎防宵小。言次。闔扉而去。林氏等方欲乘此逃脫。三郎已橫阻門前。林氏又哀之。仍不顧也。嗣忽語阿珍曰。吾父本不忍使姊深夜他去。前特爲憤激過當之語。幸姊毋存芥蒂。速與陳家嫂返室中。阿珍不應。三郎重復言之。仍屹立不動。三郎更進言曰。露冷霜淒。宵聲漸緊。姊不畏中風寒乎。阿珍曰。勞子垂念。備聞之矣。第余輩不須安居。幸勿相強也。

侃侃嚴辭。氣餒奸壬。三郎知阿珍終不可强。且以林氏在旁不敢相强。乃默然入室。阿珍仍與林氏母子木立庭畔。萬種心傷。千迴腸斷。尤甚於飯亭之一夜。已而鷄鳴於塘。曉光漸現。阿珍竊幸得以保全。與林氏略展愁。

眉。逾時。翁自外歸。三郎披衣起。出室啓扉。翁曰。汝叔父於昧爽時溘逝。殮事絕無措辦。汝可速往襄助。三郎聞言。整衣而出。阿珍乘間語翁曰。昨宵之事。年少氣盛。幸翁宥之。今翁家既有事。余輩何忍復以口腹相累。謹此告辭。翁至此亦無心復念前事。乃如阿珍言。諾諾應之。阿珍遂與林氏道謝而去。

### 第九章 依劉

風露中人二豎相侵。人駿以甫離襁褓之雛兒。屢經患難。眠食失調。是日忽以感疾。林氏憂甚。顧棲身尚無其所。更遑言覓醫延治。阿珍見此情狀。亦爲惻然。沈思久之。乃曰。離此二里許。劉家村上。余尙有一家相識者。其家嘗向吾父借錢三串。今尙未償。若往依彼。當不至揮諸門牆之外。林氏。

曰。然則不將誤珍姑尋親之時日乎。阿珍曰。此萬不得已之事。且俟人駿病痊然後嫂往尋夫而吾往尋親。林氏唯唯乃隨阿珍行。巒影波光一一觸眼簾而過。行二里餘果見一村落農屋數十毗戶而居。道經一家門外。一溪橫貫綠水迢迢風景清閒。阿珍曰。此卽余所識之劉家。不識其家有人在室乎。言次卽至簷下叩關旋有人聞聲出應。門啓林氏視之則一中年鄉婦笑向阿珍曰。今日甚好風吹得姑娘翩然下臨。又顧林氏曰。此誰家嫂子。懷中好個俊秀兒郎。阿珍代答曰。此余鄰居陳家嫂子。特同來視姆者。劉婦又曰。姑娘眠食無恙耶。而父而母俱佳耶。阿珍曰。寒門不幸大遭厄難。雙親失蹤茅舍火焚。此中苦處當入室與姆細言之。

劉嫗聞阿珍言急撈之入室詢以落劫詳情。阿珍備爲泣述。嫗亦太息曰。

余家亦曾飽受虛驚。然猶幸未遭分離之痛。不圖姑娘家如此令人腸斷矣。嗣嫗詢林氏家世。林氏亦爲略道往事。舊話重提。倍增傷心。亦不禁涕泗之滂沱。劉嫗又顧阿珍曰。余家年來收穫頗歉。今際兵亂較前益甚。姑娘丁此鉅艱。余自不能坐視。俟吾兒歸來當有以償前負。阿珍笑曰。姆且毋然。余並非來作催租人。惟有懇於姆者。人駿適感疾。擬在姆處居留數晨夕。能許之乎。嫗曰。是奚不可。特恐黃鑾淡飯有慢嘉賓耳。林氏笑曰。珍姑與姆誼屬通家。居此尚有可言。若余母子則萍水之人。素無交誼。其將何以自安。嫗曰。人莫不由不識而至熟。識嫂若留居於此。則吾儕亦成至好矣。林氏唯唯。旋有少婦自內出。雖椎髻布裙。不事修飾。而丰韵楚楚。儼然小家碧玉。嫗指語林氏曰。此吾家新娶之兒媳。林氏乃從阿珍起與少。

婦周旋。婦赧於酬應。不及數語。仍返內室。林氏等乃復歸座。方及片言。人駿忽大作。吐林氏撫之。額角熱甚。氣吁吁而喘。阿珍曰。可速令安眠。嫗亦曰。余室中有空榻在。且挈之往。室外冷風蕭瑟。於病體殊不宜。林氏從之。隨嫗入內。阿珍亦與俱入寢室。林氏視之。置有一二榻。嫗指正中一榻曰。此余之所臥。又指其旁一榻曰。此預備吾女歸甯所設者。今無人居。且使人駿先眠於此。林氏謝之。遂置人駿於榻。坐於牀側以伴之。嫗卽出室。阿珍無所之。乃亦枯坐於室中。時已落照。銜山。林氏等一日未食。飢腸如焚。顧又羞向劉嫗索食。正爲難之際。忽劉嫗持一盂麥粥至。含笑言曰。家無擔石。致以藜藿供客。幸嫂與珍姑曲諒之。林氏等聞言。連聲謝其厚意。就而食之。復以喂人駿。人駿得食。病勢稍輕。卽合眼成眠。

是晚劉媼抱阿珍同榻。林氏卽與人駿俱眠。夜半林氏爲人駿咳嗽所醒。撫而詢之人駿曰。媽媽余腹中殊難堪。須茶飲也。林氏告之曰。此處非家中深夜不可擾人。汝且安眠。明晨當俾汝飲。人駿不允。必欲飲茶。林氏婉辭。阻之人駿漸至大號。劉媼與阿珍俱爲人駿所覺。媼急詢故。林氏逕以告。媼急披衣起曰。此易事也。當往廚下。煮茗以進。林氏殊不自安。欲起止之。顧病者在抱。又所不能無已。聽之而已。

秋蟲唧唧時計鏗鏗。林氏抱人駿於懷。爲之撫摩。萬般愁怨湧上心頭。此一種淒涼境遇。有非楮墨所能罄述者。旋而媼持湯至。林氏以畀人駿飲。入口少許。忽又作吐。林氏覩厥狀。憂心如焚。恨不能以身代之。未久。媼復往。林氏擁人駿憑床欄而坐。燈昏欲芯。慘淡無光。林氏顧念身世。竊意。

萬。一人駿。有不測。此身決無偷生之理。顧陳氏一家。從此已矣。卽有元孃。在孩提之童。亦不可必。其成立而况。一女子能爲陳氏延血胤乎。思至此。不禁。噭然。而。泣。時。阿。珍。尙。未。成。眠。遙。聞。林。氏。泣。聲。卽。起。行。至。林。氏。牀。前。見。林。氏。紅。淚。兩。行。承。於。雙。頰。顧。而。歎。曰。嫂。何。事。傷。心。至。此。憂。能。致。疾。幸。自。珍。重。林。氏。無。言。阿。珍。又。曰。人。駿。疾。勢。今。何。如。矣。林。氏。曰。熱。度。較。前。更。甚。設。有。不。測。其。奈。之。何。阿。珍。乃。撫。人。駿。果。如。林。氏。言。兩。人。相。對。默。然。已。而。林。氏。語。阿。珍。曰。珍。姑。此。間。有。醫。生。否。余。意。擬。延。彼。一。診。爾。能。爲。我。設。法。醫。金。乎。倘。駿。兒。得。愈。余。當。爲。傭。以。報。阿。珍。曰。明。日。姑。與。劉。姆。商。之。然。渠。家。正。窘。急。事。恐。無。濟。林。氏。曰。恐。劉。姆。能。從。他。方。轉。貸。亦。未。可。必。姑。與。商。之。阿。珍。又。叮。嚀。林。氏。安。眠。旋。復。往。睡。

明晨阿珍如林氏意。與劉嫗言。昨夜之事。劉嫗慨然允諾。謂村南有趙先生。懸壺於吾鄉久。且與吾家有世誼。若延彼診視。可毋須醫金。至於藥餌之需。鄉中價值較廉。爲數當亦無幾。余力尙能担负也。阿珍稱謝不已。轉以語林氏。林氏更爲感激。未幾。趙醫至。診視竟。謂中寒既深。故外熱過甚。其病尙不至棘手。可毋深慮。立方而去。

### 第十章 褒子

庸醫懸壺。信石殺人。人駿服趙醫之藥。不僅病勢未減。且加劇焉。林氏明知病入膏肓。藥石無靈。然亦束手無策。徒呼奈何耳。一夕。人駿喘嗽愈甚。痰涎梗喉。每一吐。唾殷紅之絲。繫於涎間。蓋熱甚而傷及肺葉矣。林氏癡心未死。猶倩人外出求醫。醫者久不至。而病榻上呻吟之聲。僅如一線游。

絲。阿珍坐於林氏之旁。兩人含淚相對。林氏一舉一動如失其神。旋聞人駿呼曰：媽！媽痛煞我矣！林氏急問之。則已橋舌不能言。撫之呼吸漸促。手足已冷。林氏痛極而哭。哭而量喪明之痛。其何如耶！阿珍乃扶林氏於榻上。林氏復泣曰：天公絕我。定不欲生我。其奈若何？吾夫臨別時之所叮嚀。余者教子成人也。吾姑彌留時之所囑咐。余者重視嗣續也。今者駿兒死矣。重負吾夫重負吾姑。吾奚生爲阿珍。此時慰勸無辭。大爲焦灼。久之乃曰：嫂且毋死。人必至希望盡絕而後出此下策。嫂今日尙不至。如是林氏曰：余已備嘗艱苦。今日之地位尙謂非山窮水盡。豈死者能復生耶？阿珍曰：嫂不言。將萬里尋夫乎？若兒死而夫在宗嗣固可無慮。余意且以必死之心冒險至長沙。一行倘復無好消息。然后乘化歸盡了此殘生。亦未

爲晚幸嫂氏一從余言。林氏泣曰。余筋疲力竭。萬不願再一日居此現生。說法之地。獄長沙戎馬倥偬。吾夫必無好消息。且余曩者夢兆不祥。余更不忍復聆吾夫惡耗。已矣已矣。長眠樂耳。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幸珍姑勿復爲念。吾死之後。倘有仁人義士憐其愚而葬之。俾不至暴露原野。則九原幽魂。感戴無窮。阿珍聞林言之悽楚。泣然而泣。顧猶力忍其淚。以慰藉林氏。林氏終不爲動。阿珍勃然曰。嫂汝若無理死。死則益彰。汝罪不死。容可贖其辜於萬一。林氏曰。何以言之。阿珍曰。倘異日覓得陳先生歸來。尙能復成家室。不則家破人亡。卽在此舉。嫂可死乎。嫂死可告無罪乎。幸反復明辨之。雁斷風淒。烏啼月皓。幽靈彷彿。人影模糊。此情此景。誠難堪矣。林氏聞言似有所動。旋又悽然曰。珍姑念之。理想上之空談。終不可恃。古

來爭戰地。曾見幾人還。余遲早必出一死。固不如速死之爲愈。阿珍曰。事固如斯。然人事不可不盡。嫂苟今日以一死塞責其能。謂盡人事乎。竊爲不取也。兩人談次。劉嫗適自外入。蓋主人情重。嫗先前在室外爲林氏預備明日事。入見一人對泣。乃浩歎曰。嫂亦大可憐矣。一線宗祧。又復奪之。碧翁翁何不情若是。林氏聆之。益爲悲慟。阿珍語嫗曰。嫂欲死。姆何以慰之。嫗曰。人莫不愛其子。是殆一時之憤懣。語少待當轉圜也。阿珍不復言。林氏亦泣而無語。室內一種慘惻情形。殆非枯筆所能描寫矣。

冰蠶到死絲尙頻抽。紅蠟成灰心猶未冷。林氏旋從珍姑之勸。尤赴長沙。尋次強劉嫗曰。道途荆棘。到處萑苻。若兩人且止吾家。俟湘中兵事稍平。春明氣暖時節。然後行旌西征。未爲晚也。阿珍不可。林氏更不爲。然卒議。

定人駿殮後。卽日首途明日。從善堂取得義棺。以殮人駿就荒郊隙地而葬焉。林氏與阿珍俱往視之。殯土之時。林氏對塚而泣曰。駿兒乎。汝生不辰。歿又非福。今葬汝於寒野荒塚間。四齡孤魂誰爲顧復。雨濕天陰之夕。東風寒食之時。當必啾啾泉壤若。生前之哭。哭啼啼矣。旋又使人移植柳枝於塚側。喃喃自語曰。兒魂若歸。當繫繞於柳枝之旁。邀天之福。汝父得無恙歸來。必携汝以返。決不使可憐之離兒長作異鄉之鬼也。汝而有知。幸將護此柳枝。毋使橫折。則余他日復過此間。可有所表記言次。痛哭失聲。阿珍見林氏如此情狀。不禁和之。而泣。墓前荒草淒淒。白楊瑟瑟。陽光映射其上。慘淡可憐。西風過處。古木森森。益增人之悲慟。葬已。林氏與阿珍復至劉家。謝劉嫗推食之恩。而并辭行。嫗堅挽之。二人勿許。嫗乃極力。

摒擋出兩串贈作川資。阿珍始却之而終受之。嫗送之門。顧阿珍而歎曰。  
老婦耄矣。不能從女郎行。爲女郎將伯。但願前途福星照臨。安抵長沙。第  
余馬齒加長。恐一旦溘先朝露。不及見女郎返旆故里。再過吾廬。悲何如。  
耶。阿珍聞言。爲之悽絕。興林氏含淚而行。

步行里許。林氏語阿珍曰。珍姑。吾輩果如何進行客路。迢遙前程。茫渺。豈  
步行所能堪。吾意暫返故鄉。哀諸戚族。啟舊。倘獲佽助。然後再往長沙。阿  
珍思有間。乃曰。計亦良得。余仍當從嫂行。林氏曰。珍姑。汝忘而父而母乎。  
曩昔之夕。汝不以尋親語我乎。余爲私利計。固樂珍姑之從行。余爲大義  
計。實不願以一身累珍姑。阿珍曰。嫂且勿言。余亦當歸故鄉。正與嫂同道。  
林氏曰。未審長田與太和今俱如何。阿珍曰。嫂不聞道路所傳乎。省中已

派民兵四出剿匪。吾鄉自民軍戡定後，不聞復有惡消息。當已平靖，惟太和不知如何耳。林氏聽之，兩人遂南行。夜宿荒林間，野鳥哀號，寒蛩悲鳴。風動林木，淒淒切切。草中餓鶲聲，磔磔欲搏人。林氏、阿珍心胆俱落矣。

### 第十一章 別王

故鄉風雨。今日重逢。阿珍返長田矣。過崇雲之寺。阿珍指語林氏曰：「嫂此非兩月前游人如蟻，車馬喧擾之地乎？今何荒涼岑寂？乃爾落葉滿階，枯枝罩戶。鳥翎鼠糞堆積，盈庭蓬蒿塞徑。蠭蛸盈室，此何景象也！」華屋山邱之痛盛衰興廢之感，一時交萃。五中令人無淚可揮。行行復行行，將至阿珍家。遙見前之一片焦土者，忽有茅舍一間，寢乎其上。阿珍訝之急趨而前。土階三級，柴門半掩。舍中歎息之聲，直達乎外。阿珍揚聲而入。屋中人

聞聲出視見阿珍失聲曰兒歸來乎夢耶眞耶汝母爲汝幾殆矣阿珍曰  
阿父無恙耶阿母安在耶忽聞牀上有人言曰阿囝速來余思斷腸矣阿  
珍聞之則其母之聲也急趨至牀前見其母病容憔悴瘦骨盈握母女不  
禁對泣阿珍旋詢父母歸家已幾時許其母以旬日告阿珍亦以所遭語  
其母其母曰然則林家嫂子亦大可憐矣今安在耶阿珍啞然曰余憒甚  
心切思親重負嘯侶矣其母曰可速延之入阿珍乃急出視林氏見林氏  
遙立白步外若有深思者然阿珍趨前曰妹該死罪幸嫂曲恕如不鄙茅  
檐部屋幸速入室言次卽挈之行林氏與阿珍父母以鄰居故本相識者  
相見之下各道亂中慘況林氏乃詢王姥以病情姥曰余本無病病由阿  
囝而起阿囝歸余病退三舍矣言次粲然

既而王姥語林氏曰。嫂今返太和平。太和途程遙遠。伏莽遍地。嫂能行乎。尙不如暫止吾家之爲愈。林氏曰。承老人厚愛。感且不朽。惟余久客他鄉。心繫故土。決意旋里。一行囊蒙厚賄。不僅余戴德莫銘。使吾姑有知。亦當拜手九原爲阿姆祈福。王姥聞言。遙辭勿遑。林氏又曰。吾姑窀穸未安。余異日終必來此屆時。或可與姆絮絮話舊。再作西窗竟夕談也。姥曰。嫂既必欲行。余亦不敢強留。今日晚矣。敝廬尙有下榻地。屈留一宵。何如。林氏諾之。以病者不宜久談。乃卽辭出。

阿珍旋語林氏曰。亂離歸來。華屋山邱。余且借嫂至尊寓。一視林氏曰。滄海桑田。祇增餘痛。覩彼何爲。阿珍必欲行。林氏強而後可。乃俱出茅舍。行甫數武。阿珍曰。嫂且止。余非真欲往。覩却後之灰燼。余實有要事。告嫂。嫂

乎。家無擔石之蓄。囊無寸金之儲。嫂能赤手而行乎。嫂能不食而生乎。劉  
嫗界吾輩之資。尙在囊中。今以奉嫂。萬勿見却。林氏曰。匹夫無罪。懷璧其  
罪。道路既多梗阻。吾若携財而行。更危險矣。且姑家亂後。當亦不豐。正可  
以此俾補不足。界余其何爲。界余而終不能久有。更又何爲。阿珍曰。此羹。  
羹者。何可以懷璧論。舍下縱貧。尙有戚族可挪借。且一家得此。所補有幾。  
一身得此。不無裨益也。嫂母固辭。林氏曰。設他日劉嫗晤令堂時。偶及此事。  
令堂或詢此款。所往阿姑。何以復堂上余。更何顏以對故人。姑愛我深。  
余愛姑尤深。余自愛更深。此事萬勿能如命。阿珍怫然曰。嫂忍拂吾情乎。  
明敏如嫂。亦昧於一時耶。嫂行能勿雇舟。試問此資。將安出。林氏曰。吾意有  
擬從陸道步行。阿珍曰。聞嫂急欲赴長沙。獨不畏稽延。日乎。林氏意有

所動。阿珍急從懷中出錢與之。林氏猶不欲盡行收受。返其半焉。瓦冷殘陽。阿欹斷石喪亂之餘。誠有令人不忍注目者。林氏旋携珍姑至其舊居。敗扉半掩。蛛網如羅。入其室。半成灰燼。若者爲粧臺。若者爲臥榻。猶歷歷可指。林氏無涕可揮。惟木立呆視而已。阿珍旋勸之歸。林氏從之。是晚即寄宿於王家。與阿珍絮絮話別。終宵不成眠。林氏曰。珍姑自遭患難。河山相逐。未嘗與姑一日離。今者遽爾賦別。驪歌匆匆。予懷渺渺。不知何日復得重逢。阿珍曰。前者夢姑挈元嬢赴肥田關山阻隔。魚雁杳。如今不知如何矣。倘異日重逢。昇平行旌。南歸見故鄉。如此者痛何如乎。林氏曰。元女生不逢辰。恐或已從駿兒遊地下。吾不之念。并無暇念之。阿珍曰。余意嫂決由水行。明晨余當往告。吾父爲嫂覓舟。林氏諾之。且稱謝焉。

翌朝。曙色甫開。林氏卽起。阿珍爲所驚寤。勸林氏略寢。片息。林氏歸心如箭。未從。珍意。阿珍乃與俱起。少間。王翁亦起。阿珍以覓舟言於父。翁應聲而出。旋復還家。謂舟已雇就。林氏聞之。乃先往別王嫗。王嫗惟致聲。珍重而已。嗣往別王翁。翁欲送之行。林氏執不可。翁乃止。林氏因尋阿珍。欲與作別。而忽不見。珍所在。訝之。以詢翁。翁亦以爲異。正愕然間。忽見珍自外入手。金蕊之花。持向林氏。曰。嫂。彭澤孤芳。僅存此耳。今從枝頭覓得一朵。歲寒。碩果。用以贈嫂。幸嫂善視之。倘此花常存吾輩。或有重見時也。嫂乎。嫂乎。前途如何。妹於此卜之矣。林氏祇受之。王翁漸語阿珍曰。舟停采家河頭。汝可伴大嫂一往。阿珍唯唯。乃與林氏俱行。翁送之舍外。黯然而入。

## 第十二章 義殉

荒山碧水送我行程。林氏既登舟前行，所過村落大率蕭條，沉寂，雞犬無聲。幸舟人夫婦係鄉中熟識，暇則偶來閒談鄉曲，俚言娓娓動聽，藉資消遣耳。行二日至灘頭，忽聞土匪起事，舟人得耗不敢前進，乃與林氏計議。林氏囑暫止離灘頭五里之水面，舟人無已，姑從其言。夜半遙聞呼嘯之聲，自遠而至。舟人起呼林氏，林氏驚甚，舟人促之登岸，甫及數步，匪已蹤至。舟婦挈林氏伏匿葦中，林氏從之，匪至船次，不見有人，乃四出搜尋，不得，復入舟中劫掠一空。長嘯而去。天明，林氏等始從葦中出，還至舟中，見檣櫓之屬俱已被毀，僅存船身，無恙耳。林氏於是與舟人夫婦共商善後之策。舟人以爲可從，間道直赴瀏陽，惟全舟財物既劫一空，頗爲躊躇。林氏知之，乃語舟人曰：「余錢幸藏諸身畔，有千錢在，或可無虞。」舟人大喜，卽

日解纜行。沿途所經風聲鶴淚。草木皆兵。無時不心驚膽落。行半日三人咸病。飢。朔風刺骨。餓火焚心。不喚頭暈。卽呼腹痛。而荒郊古道。人跡稀罕。安從求市。塵以易米。無已。乃從野中掘得茅根數輩。枯菊一束。携破釜。以爲炊。既熟。分以爲殮。舟人夫婦尙能免。强就食。林氏則食不下咽。僅啜其湯耳。追念往昔與阿珍飯牛亭對泣之時。得殘粒炊食。尙以爲極人世之至苦。而孰知每况愈下。今者并此脫粟。亦不可得耶。思至此。一縷酸辛。併作萬千珠淚。不禁放聲大慟。舟婦見其如此。轉來相勸。林氏曰。予以薄命之身。重累若夫婦矣。予不乘若舟。若何。至於此。舟婦轉笑曰。是亦天數使然。安得妄咎他人。林氏曰。安得汝如此。諒余實羞。見汝夫婦言次。又不禁歎然。舟婦曰。事已如此。慟哭何益。余夫婦依駕舟以生。舟在固尙有

生機也。林氏曰：余追念往昔，撫覽今日，百感紛投，自有不能不悲者。而況來日大難，又難逆知。縱能安抵瀏陽，人地生疏，余以一介弱女，何以資生？且余所以苟延殘喘，決意南歸者，爲有目的所在也。今往瀏陽，果何爲乎？東奔西泊，都無是處。天公絕我，那得不哭？舟婦曰：天下事難以逆料，或至瀏陽後，得逢好機會，亦未可知。林氏忍淚應之。旋抵瀏陽，聞省中革命風潮已靖，清帝遜位，民國成立。林氏竊念曰：吾夫若果生存，當已榮歸故鄉。余至長沙，亦殊無爲不如。仍返太和，爲愈思以其情商諸舟人。夫婦第川資，無出殊爲躊躇。不得已，微示其意於舟婦。舟婦曰：太和離此伊邇，往返固易。事林氏大喜，乃即日泛舟北行。越一日而達，亂後景象，自是滿目荒涼。然久客歸來，轉覺故鄉風味，足以療愁矣。既抵家門，舊日屋宇依然無。

恙惟多鼠糞鳥築之盈室耳舟人夫婦旋辭去鄰居聞林氏歸羣來問好詢以亂離情形林氏具以告鄰人曰目前有人來訪陳先生家族謂先生已沒於疆場凡此次死義者概厚卹其遺族嫂歸矣可速使人往縣中投報林氏聞言痛極而暈鄰人救之林氏泣曰吾夫果死乎吾何生爲歷盡酸辛終成一夢吾悔不早從吾姑於地下之爲愈鄰人極力慰之林氏忽從榻上躍起曰高鄰雅誼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吾夫死矣未竟之志非余誰繼余必不死余必不死幸勿爲念鄰人驟見林氏如此疑信相參乃留一人伴之而另遣人往縣中投報調查無誤如例撫卹林氏旣得卹金乃出其半遣人至長田與劉家村取其姑黃氏及人駿之棺已則買舟至長沙爲次強招魂桂再兩旬三棺次第歸來林氏乃卜地於鄉中分穴以葬

之會葬之時鄰人俱來弔喪咸歎林氏之難得林氏叩墓而泣曰吾姑吾夫吾子三世同歸獨遺余於此悲慘之境余也何辜薄命乃爾今者葬務畢矣人事了矣惟一線血胤余不能保其長成既重負吾夫更羞見吾姑生固乏容足之地死亦無葬身之所姑乎夫乎奈之何哉

旋又對衆人述次強死義事曰余至長沙聞諸人言吾夫自離家後趨赴瀏陽瀏陽尙無動靜因西走長沙時焦陳二烈士已舉義乃投其麾下大爲焦陳賞鑒任以參謀之職漢陽之役民軍失利湘軍起兵援鄂次強隨營前往未至湖北忽奉焦氏軍令回湘商議軍機抵省垣適焦陳爲忌者所害吾夫適至遂亦死焉事後湘人士以譚氏爲都督逼於公議追念首功乃厚葬焦陳二烈士其餘起義有功之被害者亦悉從優撫卹謹知吾

夫籍隸太和故檄瀏陽令查詢衆聞言竟俱爲黯然且有泣下者林氏於是掇土成墳刊石建碑英魂不朽芳流湘水之濱遺烈常存光照衡山之麓足爲革命史上放一異彩矣

含辛茹苦盡禮盡哀葬儀告成之次日居鄰夜聞林氏嚎泣聲明晨往叩其扉闔無人聲闢戶而入見林氏高懸梁楣之上衆驚甚趨撫之四肢冰如已難挽救乃解之下昇諸榻上四鄰畢集有噴噴稱述林氏之節義者有覩景傷心而泣下者有議捐資以厚殮者有請申報有司褒獎者雖衆論粉粧而異曲同工無非爲林氏身後計耳嗚呼委曲求生生不如死慷慨赴死死榮於生斑斑淚竹湘娥之夢長離鬱佳城倩女之魂不返惟臘月照空閨風淒靈旄落花微響寒蛩哀鳴而已作者至此投筆而歎曰

光復之際志士仁人殺身殉國者如恒河沙數陳次強以一介書生不忘毛士之恩投筆從戎以身死義固足令人景仰而林氏以纖纖弱質遭逢家難事姑至孝而姑也不壽撫子有方而子也早夭舉人世之千辛百苦身偏嘗之終使三棺並歸故土邱首既正從容就義嗚呼何其烈也吾傳是篇神乎往矣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五號

著 作 者  
李 定 夷

校 訂 者  
包 醒 猶

印 刷 者  
曉 聰 印 刷

發 行 者  
曉 聰 發 行

所有版權

哀情小說 春聞人夢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分 售 處  
本 地 各 大 新 聲

總發行所 上海麥家園四馬路

國 華 書 局 出 版 書 目 ▲

顧明道著・言情・蝶魂	影・六册五元六角	顧明道著・各種・情潮	五册四元八角	顧明道著・各種・情潮	五册四元八角
李涵秋著・社會・新社會	五册五元六角	李涵秋著・社會・魅影	五册五元	李涵秋著・社會・魅影	五册五元
李涵秋著・社會・活現	五册五元	陳雲柯著・豔情・電影明星	五册五元	陳雲柯著・豔情・電影明星	五册五元
周瘦鵠著・偵探・奇俠	四册四元	周瘦鵠著・奇談・奇談	四册四元	周瘦鵠著・奇談・奇談	四册四元
吳雙熱著・豔情・無邊風月	四元八角	黃花奴著・怨情・楊場怪現狀	三册三元	黃花奴著・怨情・楊場怪現狀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各種・定夷小說叢書	四元八角	李定夷著・各種・甜言蜜語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各種・甜言蜜語	三册三元
黃花奴著・滑稽・情場怪現狀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豔情・美貌人體影	二册一元四角	黃花奴著・滑稽・情場怪現狀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愛情・寶玉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豔情・美貌人體影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豔情・美貌人體影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哀情・鴛鴦湖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滑稽・游戲文章	二册一元六角	李定夷著・滑稽・游戲文章	二册一元六角
李定夷著・哀情・鴛鴦湖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武俠・借道奇俠傳	二册一元六角	李定夷著・武俠・借道奇俠傳	二册一元六角
李定夷著・哀情・鴛鴦湖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言情・豔情・尺牘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言情・豔情・尺牘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哀情・紅顏薄命記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滑稽・笑話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滑稽・笑話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哀情・春闌夢	三册三元	李定夷編・言情・白話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編・言情・白話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哀情・春闌夢	三册三元	李定夷著・文學・女子交際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文學・女子交際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哀情・春闌夢	三册三元	嚴陣秋著・偵探・女俠探案	二册一元四角	嚴陣秋著・偵探・女俠探案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哀情・春闌夢	三册三元	陶寒雲著・偵探・無頭大盜	二册一元四角	陶寒雲著・偵探・無頭大盜	二册一元四角
李定夷著・哀情・春闌夢	三册三元	黑隱塵著・言情・情詩	二册一元四角	黑隱塵著・言情・情詩	二册一元四角
徐英輩著・奇情・紅光豔影錄	三册三元	徐英輩著・奇情・春光豔影錄	二册一元六角	徐英輩著・奇情・春光豔影錄	二册一元六角
海 粉 花 淚 緣 影	三册三元	海 粉 花 淚 緣 影	二册一元九角	海 粉 花 淚 緣 影	二册一元九角

四海上批店 馬路麥家圈交通路口